

## ◆ 安庆人物谱

## 龙山之魂

王启林

安庆北下高速，车经桥下涵道口，迎面石坝上，一株紫薇枝叶摇曳，“刘文典莹陵”五个大字在树后忽隐忽现，下方一排石楠，叶子红绿相映。坝上右手边，两棵高大的樟树，腰杆挺拔，树叶葱绿。树后一座小庙，红色琉璃瓦屋面，大红的门，醒目而不失俗气。心里暗暗记下了方位。

数日后，再来这里，直奔庙后寻先生坟莹，没看见。进庙，却是座神庙。回转石坝前，向左前方寻找，暗想：陵多指帝王之墓，用在这里，是否欠妥？转而又想：先生学贯中西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高地位，用之亦不为过。

走进陵园，一道长廊出现在道路右边。一面墙上，长长的乌黑大理石上雕刻了《刘文典先生传略》，快速丰富了我对先生的认知。没想到先生曾先后师从刘师培、章太炎这些蜚声中外的大家，也难怪他有《淮南鸿烈集解》《庄子补正》《论衡校注》《大唐西域记简端记》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注》等国学鸿篇问世，被称为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、校勘学大师、庄子研究专家。

先生不仅学问过人，思想更为先进，对国家民族前途之关切亦非常人能及。他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，追随中山先生积极投身民主革命，曾任其秘书处秘书。1916年从日本留学回国，在北京大学任教，积极参加《新青年》撰稿、编辑工作。

先生不仅是国学大师，更是教育家。他先后在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、云南大学任教，曾于1927年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。先生更是一个不畏权贵、特立独行的人。曾传某民国要人想去看国立安徽大学，先生不以为然，更未组织欢迎仪式，致其愤怒。一言不合，给了先生两个耳光。先生回以颜色，一脚踹了回去。又一传说，袁世凯派去暗杀宋教仁的凶手曾误认先生为宋予以刺杀，万幸只伤了先生手臂。两个传说是真还是假，无据可查。如属伪造，为何都假借先生之名？其耿介正直可见一斑。

通往先生莹陵的路口，建有一座青灰色石质牌坊，正面联曰：书誉上庠传中垒；人将北斗望宣城。横批：杏苑留芳。背面联曰：漫言

河岳英灵在；唯念龙关独秀先。横批：龙山增辉。此山为龙山，先生是文化之龙，魂归龙山，适得其所。山不高，树木郁郁葱葱，因为先生，“有仙则名”。

上山路水泥铺就，台阶上飘落着松针、黄叶，上至山腰，正前方有六柱飞檐翘角之凉亭，五面依柱相连浇筑水泥座椅。先生原名文

聪，字叔雅，该享取先生之字，名曰“叔雅亭”。一通俗近乎白话联赞先生：“文章千古事；天地一书生。”评价虽高，恰如其分。从亭脚开始，一排省、市、县三块文物保护单位石碑，默默无言地述说着先生的历史地位。县碑右上方为先生墓，依山而建，水泥墙圈着一堆黄土，上面长满小草，已是初冬，小草半青半黄，是为先生夫妇合葬之坟莹。墓前两根大理石柱刻有章太炎书赠先生的一副对联：“养生未美稻中散；疾恶真推祢正平。”精准地刻画了先生淡泊名利、刚正不阿的形象。

拜过先生下山，见两旁松树棵棵挺拔，大有宁折不弯的先生气概。生亦如是，死亦如是。虽化泥土，傲骨铮铮。



闹春图 陈儒堂 作

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，又是少有的暖春，走在春天里，回了趟二郎河古镇，在一处叫西乡田园的河坝上，感受着故乡别样的春讯。

这是一处广袤的田畈，东边是二郎河，西边是绵延不绝的山岗，西乡田园在山水之间。小时候姐姐经常带着我们在这里，淘野菜，挖山芋根，还掐过田里蓝花草的嫩苗，回家既当菜又当饭。当年走遍的田头地角，如今留下的都是彼时关于粮食的记忆。

那时人们习惯称这里为河畈。这块为我们提供了稻谷、小麦、红薯、蔬菜的地方，那时怎么就没有一个正式的好听的名字呢？我们只是用诸如下埠街头、月亮山下、竹弄窠边，来代指河畈上一个具体的方位。

这里是古河道。很早以前，二郎河是沿着山脚，由北向南蜿蜒而下，连着龙湖，直通长江。汛期涨水，湖上的木船可以撑到河畈，船靠山旁，人能登岸。枯水季节这里是河滩和沼泽。

夏天山洪频发，泛滥成灾。古河道不断地改变着河畈模样，满目疮痍，终无定形，又怎指望落得一个好名字啊！

如今河畈称西乡田园。地名年轻，有灵气，我更有别人

## ◆ 家园小景

## 古河道“问稻”

吴云海

体会不到的亲切感。1970年代大兴水利，二郎河筑起河堤，水患根治，江河安澜。而眼前，这里又悄然成了一处山村旅游目的地，是游客休闲观光娱乐体验的景点。沧海桑田，日月更替，我是这片土地的经历者，见证人。这种时光的落差带给我的冲击，又岂是几句言语能说得清楚的。

早春，游人不多。稻田里，两匹供游客体验的白马和灰马，漫不经心地咀嚼着去年收割后留下的稻桩。走在田埂铺就的木栈道上，近距离看油菜和野草，寻觅着土地上春天的消息。田头有两层的塔楼，售些果品甜点和奶茶，塔楼类似麦田守望者的小木楼，我靠着想象，享受着守望者的那份宁静与丰满。

碰见了年轻的村委会主任，他告诉我，作为“产旅融合”项目的西乡田园，北起石竹沟，南至龙头湾，土地流转后的农作物由村集体组织种植，文旅项目则委托公司经营。田园内设置了文化娱乐和亲子项目，游人可以参与不同季节的农事，体验乡村生活。绿皮火车餐厅提供特色餐饮，农家乐提供住宿服务。

南边有片竹林，竹林前的稻田间，可见一块木制的“问稻实验田”标志。同行的一位校长介绍，这片稻田是学校劳动实践基地。作为劳动课堂，学生在这里学习农耕知识，还参

与水稻育种、插秧、除草、收割等劳动环节。学校的教育理念是“问稻得道”，培育“嘉禾少年”。该学校因此被命名为2024年“安徽省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实施示范校创建校”，并获得多项荣誉称号。

好一个“问稻得道”！“问稻”之于好学和探究，则得之“道”。农耕文化与科技是道，热爱人民、尊重劳动的人文素养更是道，学思结合、知行合一，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亦为道。

最早的“问稻”，可以追溯到周朝的始祖后稷。后稷尊为农神，天赋擅农事，教百姓观天时、辨土质，学会耕种、灌溉、施肥等水稻种植技术。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是北魏时期的“问稻”，一部记载了水稻种植的农书。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的“问稻”充满了诗意：“十月获稻，为此春酒，以介眉寿。”西周时期农民的劳作，收获水稻，收获春酒，收获长寿。杜甫的“问稻”：香稻三秋末，平田百顷间。

田畈间静卧着一座由青石条构筑的古桥，名为存心桥。青石上留着古时独轮车辙，少年时我不知多少次从桥上走过。存心桥始建于明末，光绪年间修复，传说林则徐虎门硝烟两次途经此地。清末，太平天国的陈玉成与清朝的霆军在皖鄂边界对峙，霆军将领鲍超的铁骑曾跨越古桥。古

桥原有三孔，1939年当地军民为阻击日寇南下而毁其一孔，现存两孔。

乡村原野见证着历史的风云。存心桥的石缝间，仿佛还能听到时空的回响。硝烟与战火的岁月，不闻稻香。

一阵缥缈的梵音过耳，如风吹竹林，田园边是二郎禅寺，寺后的山岗上曾是我家的麦地。寺内既祭祀佛陀、菩萨，又祭祀二郎神。小时候就听过二郎神杨戬劈山救母的故事，看《西游记》和《封神演义》，记得二郎神的形象。这里的二郎神同时与古桑落洲周瑜、何无忌，以及显示五祖弘忍神力的“二个货郎”的民间传说有所相融，形成独特的宗教文化叙事。二郎神作为民间信仰，具有消除水患、掌控风雨的神力。人靠着土地生存，人祈求神对土地的护祐。

一方土地养育一方百姓。瓜果蔬菜，稻菽麦粟，河畈的作物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河畈中间过去有一条野草丛生、沼泽遍布的沟堰，现在建成了水渠，渠道两边是水泥墙，上游有节制闸，真正的旱涝保收。家乡古镇这些年在田里种稻，地里种麦和油菜，山上栽油茶，园区办厂，一派新农村的兴旺景象。二郎禅寺的神力寄寓在家乡父老乡亲身上，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。他们“问稻”于天地间，收获的是丰年。

